

风华正茂的清华人被迫害致死经过

29岁的袁江于199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93年有缘得法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袁江善良敦厚、才华横溢。他曾在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息技术工程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因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被解职，改任技术总监。是市电信局公认的任劳任怨、一心奉献的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

袁江于2001年1月被迫出走，并于8月30日不幸在甘肃敦煌附近被捕。

由于在看看守所刑讯逼供不方便，他被甘肃省公安厅邪恶之徒关押在省邮电管理局提供的在兰州市白塔山后山的绿化基地。打手们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

在那个魔窟里，袁江被酷刑折磨了近两个月。但他依然坚修法轮大法，深信真善忍。

10月末，一个奇迹般的机会使他逃离了魔窟。后因体力不支进了一个山洞，在西北十月末的这个山洞里，他昏迷了整整四天。而山外面，两千军警，地毯式地将兰州市翻了个过。

听得警笛声渐渐稀疏，袁江几乎是爬出山的。他摸黑进了一同修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然而他的伤势很重，高烧昏

悼袁江

今天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悼念我们的校友。2001年11月9日，一位同我们一样曾身披学士服、骄傲地走出清华校门的年轻小伙子——年仅29岁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袁江，因坚修法轮大法，被江泽民政府迫害致死。

心头的悲痛无法用言语形容。一个才华横溢的学子，一个正直优秀的青年，一个善良敦厚的好人，仅仅因为不愿放弃对“真、善、忍”宇宙真理的信仰，就被邪恶之徒们夺去了29岁的年轻生命。

在此，我们不愿再次描述那血腥的迫害，因为对于一个还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来说，江泽民爪牙的行径禽兽不如，为人类所不齿。

亲爱的学长、老同学，自从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政府开始逐步升级迫害法轮功至今，赵金华、陈子秀、左志刚等一个又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只为说一句真话，唤醒世人的善念，就被邪恶之徒迫害致死。他们的生命因善良而美丽，因坚持真理而辉煌，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歌。即使你还不修炼，也一定会被他们的浩然正气所折服。

如果您觉得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距离您太遥远，那么今天，我们送走的是一位年仅29岁的灿烂的生命。他，一位身材高大、善良宽厚、青春勃发、才华横溢的优秀青年，与我们如此亲近，可能曾在校园中不经意地与你、我擦肩而过。江泽民政府扼杀的是什么？扼杀的是如此美好的生命，他要扼杀的还有人们心中的善念和对高尚道德的弘扬。它们要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美好的心灵空间，对“真善忍”的信仰。如果它们真的做到了，这世界该是多么恐怖，人类该会变得多么丑陋！

法轮大法自传世以来，无数人走入修炼之门，大法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挽救了无数生命，使社会道德回升。在

天地蒼生

第56期 2001年12月8日

迷，他坚强地挺着，直到11月9日，终因多处内伤发作，不治逝去。

袁江去世后，公安为了销毁证据，抢走了尸体。并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过掩护、救助袁江的同修被捕。他的父母亲也遭严密监控（父亲是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系主任；母亲是某校高级教师）。

就这样，29岁的青春年华被甘肃的邪恶势力虐杀了。消息传开，震动了甘、青、宁、新四省（区）千千万万善良人的心。一对老夫妇，悲痛得无法自持，整整哭了一天。残暴的虐杀换来的不是畏缩和消沉，而是擦干眼泪后更积极的奋起。据说，袁江去世后，上述四省（区）的真相传单需求量扩大了一倍——这恐怕是杀人的刽子手们始料不及的。

清华，一大批师生走上了修炼之路，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或德高望重的教师，几年来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口皆碑。

教授们，本来他们可以和您一样，在科技领域有所建树，为中国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学子们，本来他们可以和您一样，用自己横溢的才华迎来美好的前程。可是他走了，走得突然，走得悲壮，用自己不屈的意志和生命书写了坚持真理的壮歌。

众多的杰出的清华人，为了抵制江泽民政府的邪恶迫害，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与自己的亲朋好友生离死别。

江泽民政府的暴行之下，他们当中会不会出现第二个袁江？不能让罪恶在光天化日下继续了！所发生的一切，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清华大学名校的声誉，几十位优秀师生的命运，泱泱大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靠我们的努力去争取、去维护。不能再漠视这一切了。纵容邪恶无异于对善良的迫害，无异于同魔鬼作交易，结果可想而知。今天，离开我们的是曾经朝夕共处的校友，明天我们怎么保证自己的妻儿老小不受恶人欺凌？社会的道德规范靠我们每个人去维护，生命应该在高尚的环境中生长。

二战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丽莎·拉菲尔在声援法轮功的演说词中这样写道：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强烈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尽你们最大的努力抗议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每一个声音都是有力的。所有的声音合在一起就能够扭转局面。”

清华大学海外学子致校友： 请援救遭受迫害的清华学子

清华永远的骄傲

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迫害的清华人

赵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8级学生。曾任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后在爱尔兰三一大学深造。1999年底回国为法轮大法上访遭迫害。2000年5月被捕，被关押于臭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现被非法延期10个月；

于金梅，女，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97级硕士研究生。为人纯朴、善良，曾任女生宿舍楼“新斋”楼长，热心为同学们服务。1999年10月因坚持信仰被休学，被学校强行送“洗脑班”洗脑两周，因在图书馆复印大法资料被拘留，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

李春艳，女，22岁，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生。1999年9月因拒绝写不炼功的保证，校方不予注册。99年10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校派出所扣留、审问至凌晨，期间被体罚。因其早晨在校内公开炼功，多次被清华派出所迫害，由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警察审讯。被勒令休学，但是清华大学不同意开书面的休学证明，理由是怕她对外公布真相。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马艳，女，26岁，94级本科生，建筑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第二学位。1998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0年4月25日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声“法轮大法是正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被拘数天都无人通知其父母，令其家人承受了极大的精神折磨。随后校方通知其退学，被其拒绝后，校方又通知其被“除名”。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黄奎，男，26岁，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博士生。曾获郑格如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并获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曾担任班长、系科协副主席等职务。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1999年10月，学校强迫其休学3个月。2000年6月因在校内炼功，被派出所警察在校园内当众殴打，后被清华大学勒令退学。曾被国家安全部人员非法绑架。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林洋，男，25岁，清华大学水利水电系94级学生。曾获校“优秀一等”奖学金，校“挑战杯”科展三等奖，校科技活动“优秀个人”称号。因品学兼优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9月初开学时，因未写对法轮功的揭批材料与不炼功的保证，校方不予注册，不给办理一切入学手续。（受到同样不公对待的新入学研究生共有7名）1999年10月27日与同学二人去找人大代表反映情况，被强加以

“非法聚集，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处以刑事拘留。2000年6月初因上访要求释放无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再次被拘禁。获释后被清华大学勒令退学。2000年11月，在珠海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蒋玉霞，女，25岁，水利水电系95级学生。1999年10月，去信访办反映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清华大学以其毕业设计答辩不通过为由以肄业处理。2000年国庆节到天安门游览，又无故被强行拘捕关押3日。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李艳芳，女，27岁，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业硕士研究生。1999年9月因在学校内公开炼功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强行带走，讯问至次日凌晨。10月下旬，因参加心得交流会再次被校派出所扣押，并被强行没收携带的法轮功书籍，因抗议被施以“背铐”刑罚。2000年6月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愿，被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拘留9天，8月份开学后校方口头通知其休学，后又口头要求退学。两次休学给家在农村的亲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其身患癌症的外婆在此期间病情加重，于同年7月去世。2000年11月，在珠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非法逮捕，现下落不明；

孟军，男，29岁，电子工程系助教，清华大学电子系硕士。1999年9月、10月两次被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扣留，因为坚持信仰而在单位实行岗位聘用制时被迫失业。后因2000年6月去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拘留，2000年12月31日午夜，在贴真象资料时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抓走，遭到酷刑折磨。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姚悦，女，29岁。微电子学研究所96级硕士研究生，党员，本科毕业时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1999年9月3日因在学校内公开炼功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强行带走，审问至第二天凌晨。被开除党籍、学籍，档案被校方强行转走。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走。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陈志祥，男，26岁，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研究生。1999年7月25日向政府反映有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扣留，后因公开炼功被校派出所扣留，清华大学不允许其入学注册。1999年10月底，因去天安门和平请愿被刑事拘留。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走。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他们都来自名校清华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出类拔萃，然而只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就被剥夺了上学和教书的权力，被拘留，被劳教，被判刑，被高压强迫转化，被暴打，被包括上背铐、电击等等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然而他们的信仰却并未被摧毁，他们是清华永远的骄傲。

清华永远的骄傲

刘文字，男，29岁，姚悦的丈夫，热能系97级硕士研究生。曾任热研7班班长，获清华大学优良学生奖学金。1999年5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1月15日到30日，被清华非法软禁在200号核试验基地，强迫其改变信仰。2000年6月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以“涉嫌非法聚集”之名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被清华勒令退学。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走。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秦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99级MBA。大学期间多次获得“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1999年MBA入学考试第8名，入学后被选为班长。因努力工作、待人热情受到同学好评。1999年10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抓，后被学校强迫休学。2000年3月被迫写了违心的“认识”后返校。2000年6月因公开炼功被抓，后被清华大学强迫休学。2001年1月1日凌晨，被中关村派出所匪警破门而入抓走。同时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王雯（法轮大法修炼者）和不满一岁尚未断奶的儿子，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现下落不明；

柳志梅，女，22岁，化学工程系97级学生，1999年9月校方不予注册入学。10月因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校派出所扣留、审问至凌晨。2000年7月去天安门和平表达心愿，被非法拘留20多天，期间一直绝食。2000年8月被清华大学强令休学并且不出示任何书面证明。2001年5月被非法抓捕，其间辗转了几个看守所，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受到酷刑折磨，头被打变形，胸部被打坏，多个指甲被摧残掉，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现下落不明；

俞平，男，30岁，热能系95级硕士研究生，1997年3月因成绩优异提前攻读博士学位，曾获清华大学“1.29”奖学金，“西門子”奖学金。曾任系研究生会主席，研究

生工作小组副组长。1999年6月初学位论文答辩时评委一致通过（承担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高科技项目），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但因6月20日到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学位被清华大学搁置不授予，以博士肄业处理。已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全额奖学金，因此失去深造机会。后被判刑四年。

王欣，男，25岁，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99级博士生，曾获“校优秀干部”、“优秀学生二等奖”、“好来西校友”、“细越育英”奖学金，并担任过班长、系科协副主席等职务。本科毕业后免试直接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10月被清华大学强令回家休学，并被告知“不从思想上脱离就不能回校”。2001年4月被抓，后关押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现下落不明；

褚彤，女，31岁，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硕士，讲师。1999年10月因江泽民在法国擅自污蔑法轮功为XX，于10月27日去天安门城楼上为法轮功请愿，向政府表达心声，遭到警察的野蛮殴打。被捕后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在狱中受尽摧残，出狱后因刊登“严正声明”表示继续坚修大法，而被迫流离失所，现下落不明；

虞佳，女，35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2000年春节因为法轮功问题去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其间被上“背铐”五天半，禁止饮食睡眠，手腕严重损伤；后清华大学每月只发给微薄生活费。其后因在清华校园里公开炼功，多次被派出所扣留，并几次被派出所警察当众殴打致伤，后来被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再次拘留。2000年11月27日，被警察非法逮捕，被秘密判刑三年半；

更多迫害实例，因篇幅有限，无法详述。清华硕士生**王志强**；本科生**郭小南**；清华教工：**赫奕**，**何端炼**，**徐才路**，**贾小梅**，**贾小青**，**邱淑琴**等均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遭到非法拘留至劳教的迫害。

李义翔，男，27岁，清华大学电机系95级博士生，曾因为坚持信仰在网上发表退党声明，多次和平请愿而被学校视为“骨干分子”，1999年10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

被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

子上昼夜不停的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害。获释后被学校领回，隔离软禁在200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实验基地）办“洗脑班”。李义翔被领回学校后，学校经过调查得知：李义翔是受师生赞誉的好学生，找不到任何污点，学校对其处理很为难。江泽民闻讯下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于是，李岚清亲自坐阵清华督办，转化不好，清华大学学校领导要摘掉乌纱帽，转化不过来有关人员要下岗。在如此重压下，由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牵头，组成了公安、宗教、

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帮教队，并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

二十几个人整月的昼夜不停地走马灯似地谈话、威胁，不断加重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轮番轰炸、威胁利诱、严

人民日报“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

是如何出笼的？

密的与外界隔离，用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对一个善良的正义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学生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精神摧残。在二十几人对她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胁迫李义翔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非法逼供。即便如此，李义翔所写的“认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但是江泽民的笔杆子可以按照江泽民的意思篡改加工，任意编造谎言。“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就是这样出台的。它是典型的假材料，是一个迫害青年学生的实证，是一个正义青年在精神摧残下的血泪记录。

『转化』就是思想迫害

文/雨雾

两年多来，中国大陆媒体不断刊载所谓的原法轮功习练者“被教育转化”的事例。其实这种“转化”，或者说是“思想改造”，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我们可以从巴金的《随想录》中窥测一斑。

巴金在他这本“讲真话”的书中痛苦地回忆道：在那人人“向井口投掷石块”的时代，在“党的光辉教导下”，经过批判学习和“人民群众的耐心帮助”，自己从思想上彻底地否定了原来的自己，为自己过去写的“大毒草”腐蚀了革命群众而深深后悔，渴望着“重新做人的机会”，弥补自己的罪过；而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他沉痛地写道：

“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连我们的邓小平同志在文革时的检讨中也将自己思想中的错误批得一无是处，那气势仿佛是要痛下决心，和旧的我决裂，彻底脱胎换骨，好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大潮。现在回顾这篇检讨，给我们的是什么感觉？讽刺？悲剧？还是悲哀？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最崇高的欢乐就在于思想”，不管这些“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真正的“觉悟”，从行为上说，都是对人性的摧残。如果是前者，一个人在外界的强大精神压力下，承受着身心的剧痛，违心地批判自己曾捍卫过的真理；那么，这种来自外来的压力，是不是思想迫害？是不是摧残人性？是不是反人类的行为？如果是后者，我倒要问一个

问题——谁有资格、有权利要求别人的脑袋里应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即便你的理是对的，也没有剥夺别人思考的权力！这种“转化”的出发点就是如果有人和我的意见不同，我就要“转化”你，让你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往往这种道路最后会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不管这种“转化”是“春风化雨”，还是“循循善诱”，都是在外界的作用下发生的，潜台词中，后果已经存在你面前，不接受“挽救”，面临的是经济，精神，肉体上的迫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还是为你好”，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思想改造，做思想上的奴隶，精神上的贱民吧！

看那些“前习练者”的例子吧，当初他们炼功时，一定不会有人拿枪在后面逼着吧？不会不去炼功就要失业失学了吧？不会是把人关在旅馆里，一大群人围着你，跟你分析这个形势，那个道理，而你不参加炼功就不让回家吧？

再来看看在中国江泽民集团的“教育转化”吧，电视、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报导；在家里亲人“晓之以情”；在单位领导“晓之以理”；街道、派出所时不时地“上门慰问”；再不行，国家还专门安排时间和地点组织一群人给你“指点迷津”；还不行，还有看守所、教养院的“春风化雨”以及精神病院和劳改营的“家一般的温暖”。你还不“转化”，不是要“充当国际反华势力的走狗”，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走“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吗，那就只有从“肉体上摧毁，精神上消灭”了。讽刺啊！悲哀啊！

对人思想的强行“转化”，无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压迫！都是摧残人性！

但愿巴金的《随想录》不要在未来被列为禁书。

张昆仑教授的“欢快狱中生活”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休斯顿媒体采访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节选

张昆仑教授曾任山东艺术大学雕塑系主任和蒙特利尔McGill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回国任山东艺术大学雕塑研究所主任。曾获数项雕塑奖，包括世界著名中国艺术家证书和世界名人证书。他的名字被《世界名人录》等十几种名人录收录。因修炼法轮功被拘留三次并遭酷刑折磨，后被判劳教三年，被多次洗脑和精神摧残，于2001年1月10日在国际社会的多方援助下获释。

下面是张教授接受休斯顿媒体采访片段：

支持者：张教授，记得前一段时期中国中央电视台4台播放了您的一个所谓被“转化”了的纪录片，您也写了所谓的“悔过书”这是真的吗？

张教授：这都是它们在做戏，中国政府的流氓手段真是耍到家了……人们应该相信一个人在自由状态下说的话，在中国监狱里被操纵被愚弄被欺骗下是完全可以编造出假材料的。

举一个例子：我从劳教所出来后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关于我的片子，我在里面能绘画，看下象棋等等。实际上都

是在做戏！当时有个政委说有个教绘画的老师，希望我能指导一下。我说：我是搞雕塑的，画画是业余的，不能做指导。他就死拉活拽，后来把纸笔墨都拿来了，硬要我指导。我不知是圈套，实在没办法，只好说：那我给你画两下吧。这一下就录了像。还有下象棋，中国的劳教所制度是非常严厉的，录像那天，他们拿来了象棋，扑克，让大家一起来玩。也叫我一起玩，我说我不懂下象棋。他们说：你不懂就看看，我说：不懂，看不明白也看不出门道。他们说：哎呀，你就在这里坐坐吧，边说就边硬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坐下就录了像。完全都是骗局！

主持人：听了张教授的亲身经历，我们相信中央电视台播的张教授欢快狱中生活及如何接受“转化”的报道的确是一场滑稽可耻的骗局。试问如果让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又一部接受“转化”的杰作的主人公滕春燕女士来美国现身说法，我们是否会听到同样的故事呢。从对张教授的采访中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点：那些在恐怖胁迫中生存的人，他们的话是否要大打折扣？！